

十八世纪俄罗斯建筑艺术中的“中国”情调*

段禹农^{1,2}

(1. 四川大学 艺术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2. 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 造型艺术系, 圣彼得堡 191186)

摘要:17 至 18 世纪,在欧洲及俄罗斯掀起了一股崇尚中国情调和仿效中国艺术的热潮,谓之“中国风”。文中考察了俄罗斯建筑艺术和造型艺术中出现中国形象的文化历史背景;用历史资料和图片展示了圣彼得堡及其郊区部分建筑艺术的中国风格;比较了俄罗斯建筑中的中式风格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差异,并分析研究了产生其差异的原因。研究成果丰富了中俄建筑艺术、文化、美学史的内容,有利于巩固和扩大中俄两国文化合作方面的友好联系。

关键词:俄罗斯;建筑艺术;中国风格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329(2007)05-0031-07

The “Chinese” Tone in Russian Architectural Art of the 18th Century

DUAN Yu-nong^{1,2}

(1. School of Ar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P. R. China; 2. Department of Modeling Art, National Normal University of Russia, St Petersburg 191186, Russia)

Abstract: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a trend of advocating and imitating Chinese art arisen in Europe and Russia. This trend is called “the Chinese Vogue.” This paper first examines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images in Russian architectural art and modeling art, and displays the Chinese style in the architectural art of some buildings in St Petersburg and its suburbs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pictures. It then compares the Chinese style in Russian architecture and the traditional style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examin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se differences. The study of this paper will enrich the content of Chinese and Russian architectural art, culture and history of aesthetics. It will also benefit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ooperation and friendly contact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t can be used as a consulting material for the writing of the syllabuses for such specialties as modeling art, architectural art,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China’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Keywords: Russia; architectural art; Chinese style

17 至 18 世纪,随着俄罗斯迅速发展与近东和远东国家的贸易关系,这些国家的工艺美术品成了财富和文明的象征。中国的传统建筑、园林艺术也对俄罗斯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主题”的风格建筑集中出现在 18 世纪下半叶,这一状况引起了现代人浓厚的兴趣。具有中国风格的建筑物大多数集中在当时俄国都城圣彼得堡郊区的奥拉宁包姆和沙皇村两地。在奥拉宁包姆,“中国主题”主要表现在室内装饰和园林建筑的细部形态中,而在沙皇村则体现在大量的建筑物上。然而,对中国建筑及园林

营造学特点的表面认识所造成的结果,是在上述地区建成了一些跟中国传统建筑略微相似的建筑物。

最近几年,由于中俄两国双边文化交流活动的活跃,使两国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继续深入,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便具有了特别的意义。此外,对圣彼得堡及其郊区范围内众多庄园中有关中国主题建筑业已展开的修复工作更迫切要求进行严肃的科学考察和论证,这就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俄罗斯建筑中的“东方—西方”主题。研究中国园林建筑文化及装饰艺术对欧

* 收稿日期:2007-05-08

作者简介:段禹农(1957—),男,四川雅安人,副教授,主要从雕塑 建筑装饰 公共艺术研究。

洲及俄罗斯影响的历史成因和现实关联,以便解决中俄建筑艺术中的若干问题。

目前国内就这一课题研究焦点集中在:

1) 确定中国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发展周期对其具体对象产生影响的年代范围。

2) 确定“中国主题”风格的俄罗斯园林建筑的修建日期、建造背景和修建人以及业主的情况。

3) 对一批园林艺术作品的照片和绘画进行收集整理并将他们引入学术领域,其中包括俄罗斯及圣彼得堡业以湮没和残缺不全的景观性建筑物。

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以上研究工作,并对修复与保护中国主题纪念性建筑物提供参考。

1 在俄罗斯建筑艺术和造型艺术中出现中国形象的历史文化背景

17 至 18 世纪中叶,中国与欧洲之间已开始海路通商,承载着体现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各种艺术品开始经由通商口岸源源不断地传入西欧,从而在西欧掀起了一股崇尚“中国情调”乃至仿效中国艺术的热潮。在此期间,俄皇彼得一世曾两次组织庞大的考察队前往西欧学习考查,当时西欧流行的中国物品和建筑给到访的彼得大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流行于欧洲各宫殿里的“中国房间”,更是促使他日后修建俄罗斯第一座“中国房间”的原动力。特别是 1689 年(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定之后,双方交流范围更加广泛,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艺术以及精美的工艺品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广泛的途径传往俄罗斯^[1]。同时,因为当时的俄国正处处以西欧为楷模,自然“中国旋风”也更快地刮向了俄国。18 世纪掌控俄国的几任沙皇在垂涎中国大片土地和资源的同时,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沙俄皇宫——“冬宫”(即今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东方国家文化艺术部里收藏着几代沙皇精心搜集的大量中国艺术品,其中不乏大量从中国掠夺与窃盗之物:从元代至清末的各种瓷器,从明代至清末民初的各种漆器、珐琅器皿、景泰蓝,20 世纪初的彩色泥塑民间玩具、民间剪纸、民间年画,各个朝代的石刻、木雕艺术品,17 世纪的宫廷用漆雕大屏风,红木家具以及各式各样的文房四宝、大陶罐……^[2]。还有密藏在圣彼得堡的大量中国西夏文物。

2 圣彼得堡及其郊区建筑艺术中的中国风格

在帝俄时代的俄罗斯,有助于促进“中国热”升温的年代,是先后在位执政的彼得一世、伊丽莎白女皇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时期。彼得大帝在圣彼得堡市内的涅瓦河北岸建起了一排荷兰式的小木屋,并装修了

两间富有东方情调的“中国房间”。在其对面河畔,矗立着一对底座刻有“中国吉林”字样的中国样式石刻狮子^[2]。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时代,“中国热”表现得最为明显,来自中国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物态交流上,而且直接到达思想文化的层面。此时不但大规模地兴建所谓中国式的建筑,还在宫殿内设计“中国房间”。于是在 18 世纪的俄国皇室贵族的领地里,模仿中国情调来建造房屋、装饰景物的风气迅速高涨,陆续兴建起了不少带有中国风格的建筑及中式风格装饰的厅堂,如位于圣彼得堡市郊的奥拉宁包姆建筑群里的中国宫殿、彼得三世宫里的“中国房间”、沙皇村里的中国剧院、中国村等(建筑师卡梅龙,1780 年)^[1](图 1、2)。



图 1 圣彼得堡近郊的“中国村”



图 2 奥拉宁包姆的“中国宫”

在中国随处可见的亭台楼阁、花榭家居、小桥流水等景观也频频出现在圣彼得堡及其郊区的众多园林艺术中,形成以“中国主题”为特色的园林建筑。彼得宫里的“中国花园”、奥拉宁包姆里的“中国宫”、皇村(今普希金城)里的“中国亭”、“中国桥”等都出现在那一时期。俄国著名诗人捷尔察文在对沙皇村中的中国式建筑的描述时感慨到:“这儿曾经有过剧院,那儿曾经

有过秋千,这里小屋里充满亚细亚式的安乐温暖。在祭礼之坛上,文艺女神曾引吭高歌,在奇花宝树之间,珍禽异兽曾经遨游”(1797 年作《废墟》)。诗人在诗篇中咏叹赞美的沙皇村园林建筑曾经是几代沙皇的行宫,始建于 18 世纪初,叶卡捷琳娜二世当政时期对沙皇村实施改建,在其欧洲建筑园林的规划中融进了中国园林艺术的一些风格特色,在捷尔察文诗中提到的“小屋”据说是由荷兰建筑师卡美朗参照《中国建筑、家具、衣饰、器物图案》一书中介绍的中式建筑图样设计的。诗中提到的“剧院”则是由俄国建筑师涅耶洛夫设计完成的一座屋檐高翘的中国式大型建筑^[3]。园中建有著名的三层楼房的豪华大宫殿——叶卡捷琳娜宫,宫中有一只硕大的清代皇帝赠送沙皇的北京大红花瓶。而宫中的“中国蓝色客厅”是很容易引起各国参观者兴趣的房间,在蓝色墙壁上镶嵌有中国风格画幅和琉金木雕,客厅内存列的都是中国器物、古玩等工艺品^[2]。园中随处可见繁花簇拥精美石刻雕塑与园林小品,使人工的造作与天然之美互相映衬,对比成趣,极具中国园林韵致。在临湖边显要路段有一座立面对称工整,上下分为三层的“中国亭”,第一层为方形宫室构成,两侧各有一厢房,再接两个四角攒尖顶亭;第二层为三座凉亭组合而成,分别为居中 12 根园柱支撑的八角亭和两侧各 4 根园柱支撑的四角攒尖顶小亭,建筑正中第三层设置八角攒尖顶小亭,顶上面竖立一面黄龙旗形的风向标。这座建于 1778 年的“中国亭”确实在湖边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景观。

附近的亚历山大公园内本来还有“中国城”,二战之后仅遗断墙,但公园一条连通湖泊的小河上还遗存着一座被当地人称为“大中国桥”的单孔石砌拱桥,桥面可容几个人并行,而它的中国特色更体现在桥栏杆的匠心独运上:由十三对花岗石雕琢成的中式高腰花瓶作桩,瓶口牵出铸铁的藤蔓花枝缠绕构成的桥护栏。轻巧别致,具备特别的中式审美情调^[4](图 3)。



图 3 亚历山大公园“大中国桥”护栏

奥拉宁包姆的“中国宫”内陈设装饰也引进了许多中国元素,因而被誉为“中国风尚”的范例(图 4)。



图 4 奥拉宁包姆“中国宫”室内装饰

除了这些大规模的皇室兴建的工程之外,上流社会的贵族们也跟风在自己的园林别墅区域里修建了一些带有中国风味的亭台楼阁,或是在寓所里布置出所谓的“中国房间”。如建于 1761 年在莫斯科市郊古斯科夫宫殿的“中国小屋”(由建筑师阿勒古诺夫设计,该建筑现已不存在)。在圣彼得堡,为舍列梅切夫公爵的花园造景的同一建筑师设计的“带有中国风格的小凉亭”。位于莫斯科市郊的礼福尔特宫殿及归属梅尔尼柯夫公爵的众多宫殿中的内部装饰设计中,王公贵族们频频地采用“中国风尚”式的装饰手法布置自己豪华的宫殿^[1]。

3 俄罗斯建筑中的中国风格与中国传统建筑的差异

在俄罗斯的建筑艺术中,中国风格主要出现在 18 世纪的下半叶,并集中建设在当时的都城圣彼得堡近郊的沙皇村和奥拉宁包姆等地。就“中国主题”的表现形式而言,沙皇村体现在大量的园林建筑物体本身的形态上;而在奥拉宁包姆则主要体现在室内装饰和园林建筑的细部装饰之中。建筑师及业主们均借用了中国古典建筑中柱式支撑大屋顶的造型式样,并有部分出檐的形式特征。在建筑色彩上也大量使用红、黄色调,使这些皇家园林建筑从外观上具有一定的东方风貌和中国风格,如沙皇村的“中国亭”、“十字亭桥”、“中国牌坊桥”、“中国龙”等(图 5、6)就是这类建筑和雕

塑。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当时俄国建筑师对中国古典建筑造型结构、营造学特点及装饰风格的表面化理解肤浅的摹仿所形成的结果是:在 18 世纪的俄罗斯建成了(并留传至今)一些被当地人称为“中式建筑”的园林建筑群落及厅堂。虽然这类所谓中国风格建筑在某些方面的确具有一些中国风格元素,但从纯正中国传统建筑的观点上看,他们只是具有一些与中国建筑相似的建筑物,或仅是采用了中国装饰材料和摆设了中国的家具与陈设品的厅房而已,在环境、材料、结构、造型、装饰、色彩等方面与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格式作比较,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它们是有不小差异的。追溯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图 5 “沙皇村”里的中式亭桥



图 6 “沙皇村”中的中式牌坊桥

首先,俄罗斯地处寒带地区,冬季气候远比中国大多数地区寒冷,因此其建筑的功能要求必须确保冬季耐寒保温的技术指标及相应的材质保障,于是,作为中国建筑主体和构造特色的木构架和大屋顶、薄墙、宽敞的门式、透光的根格窗户等并不适合圣彼得堡冬季 $-10^{\circ}\text{C}\sim-30^{\circ}\text{C}$ 的气候条件。而作为中国风格特色形象的木柱支撑的抬梁结构、飞檐造型(即大木作的柱、

梁、枋、檩、椽结构)的大屋顶,也根据当地气候特点和使用习惯,在建造时减去了许多这类构成因素。从圣彼得堡沙皇村园林中的多重檐的“中国亭”、亭桥、枋桥及其它仿中式的建筑可以看出,除了屋顶具有中国风尚以外,中式亭下部的柱式空廊用厚实的墙给封起来,上部则保留了中式亭的风格特色,开敞空透,既防风保暖,也便于登高观景(图 7)。沙皇村亭桥的厅也被密封起来,这种园林景观式建筑同中国的亭桥规模不等,异曲同工,神似形异。



图 7 叶卡捷琳娜公园中保存完好的“中国亭”

二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当时的设计和施工人员对中国建筑缺乏必要的感性认识,大多数建筑师和工匠们其实并未亲历中国实地见识中国传统建筑,他们所获得的信息及确立的“中国形象”来自于各种渠道引进到欧洲、俄罗斯的中国各类艺术品,诸如绘画、陶瓷及其他工艺品上所描绘的建筑式样,亦或造访中国的相关文献,透过文字所描述出的“中国形象”。所以,他们设计、建造的中式建筑在当时资讯落后不全面的情况下,难免会对关于中国建筑的印象予以主观的取舍和发挥。就建筑结构外延部分形象而言,除使用材料不同外,俄罗斯的中国风格建筑普遍显得外部结构造型手法简单,构成中国建筑形象的主要元素运用较少,因而它们不但在外型上,中国形象表现不够丰满,而且建筑所能折射的中国哲学观念和文化内涵也显不足。比如,皇村八角形的单檐攒尖“中国亭”虽颇具中国特色,但屋顶的尺寸被缩小减弱,使亭顶缺乏了飞檐凌空的大度饱满;在中国,惯常在亭、廊的立柱间设置微微弯曲的鹅颈椅等,是具有中国特色套路的木作法,但皇村的“中国亭”却没有设置这样的靠椅;更为明显的差别是,皇村里的中国亭采取了欧洲爱奥尼克式柱头(图 8)而没有采用非常中国化特征的“斗拱”系统结构来支撑八角亭顶。当然,中国亭不一定都用“斗拱”,但都有额枋与椽檩结构^[5]。
http://qks.cqu.edu.cn



图 8 沙皇村里的中式凉亭

在沙皇村里的“中国村”，房屋的枋额屋檐处见不到瓦当，并且出檐较浅，空间尺寸不足一米，因此难以形成中国建筑常见的“悬山顶”、“攒尖顶”等大屋架顶出檐后形成的“灰域”虚空间。传统中国房屋出檐一般出挑在阶沿以外，在中国唐代佛光寺大殿出檐尺度甚至接近 4 米。而建于奥拉宁包姆的“中国宫殿”甚至只在室内装饰陈设上追求中国风尚，在“中国宫殿”的外部形态和建筑材料、结构上并未显示出太多的中国风格。

其三，在沙皇村建筑布局上，同欧洲的习惯相似，建筑与园林是分置的，园林的主道中轴明显，严格对称，有花坛、修剪成几何体形状的树木、喷泉和写实雕像等。而在中国，古典园林有假山、孤石，少有雕塑。其建筑则不拘一格，一间半室皆宜。即使在皇家园林也只在少部分宫室、朝谒之处才有不长的中轴线，并不刻意规范标准的皇家威仪和庄重感^[5]。

其四，在中国建筑中千变万化，精巧别致的门窗装饰形成了中国古典建筑的一大细部特色^[5]，并充分显示中国建筑装饰技艺。而在俄罗斯众多的中式建筑中，对于门窗的装饰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关注，这些建筑的中国形象也因此被打折了折扣。

其五，在中国官式建筑外部具有非常普遍而显要的构件，如屋顶鸱脊、飞檐瓦楞、挑梁垂柱、柱头雕件、柱础雕刻、门楣、扁额、窗饰以及斗拱、柱头、枋额上的彩绘等，它们本身不仅因其具有建筑结构的要素，还兼有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特征。除此以外，在中国，传统建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网

筑装饰与建筑构件之间是相互关联、不可分离的，工匠们把建筑各构件巧妙的进行美化包装，从而形成特色鲜明的装饰部件。这些建筑构件有两个特点，一是使用的是天然木材、石材，二是不同的建筑构件大都显露在建筑外部。通常还采用动物、植物、山水、花鸟为题材作图案纹样，并运用雕刻或彩绘的手法自然贴切地与建筑构件形状结合在一起，以对建筑构件进行传统样式的美化装饰^[6]。沙皇村八角形的单檐攒尖“中国亭”在亭顶内外采用“顶饰”很符合中国亭的作法特点，但是彩绘纹样并未采用中国传统文饰的绘制方式。

其六，在俄罗斯众多皇家园林建筑及贵族宅第中，利用中国装饰材料和陈设艺术品对厅堂内部进行装修布置，意在建筑的室内形成中国风格氛围和文化特色，也是 18 世纪俄罗斯上流社会的时尚内容之一，这比之建筑外观的仿造相对容易些。因为当时转道欧洲或直接来自中国的陈设品、艺术品、绘画、书法作品及装饰材料已可大量间接或直接运抵俄罗斯使用，而不需要仿制临摹。这些中国元素本身极具代表性，代表着当时中国文化艺术品的高端状态，因此，它们营造的中国风尚显得“货真价实”，真实生动(图 9)；扑面而来的是



图 9 “中国风尚”的载体

编织着中国传统装饰纹样的丝绸布料作的墙贴，浓郁的中国工笔重彩装饰绘画，墙上、甚至地面镶嵌着中国行草字体的书法文字，房间里挂有豪华中国宫灯，墙边置放有精美螺钿镶嵌或装饰雕纹的橱柜，雕花座椅，大量的中国明清瓷器、漆器、景泰蓝及雕塑品等等。这一切无疑显示出 18 世纪俄国上流社会倾心中国艺术的

<http://qks.cqu.edu.cn>

风尚,真实体现出了中国风格艺术品的面貌和装饰手法,较为集中地在俄国展示了中国当时的文化脉络和制造工艺的状况(图10)。



图10 “中国宫”的室内陈设布置

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承载中国文化信息的艺术品和装饰材料在这里其实仍未完全营造出“中国时尚”。现在究其原因,那时的模仿“中国热”仅仅局限在把来自中国的家具和工艺美术品简单陈列,在室内空间构筑上并未形成令人信服的中国秩序及品位,因此被称为“中国厅堂”的室内设计难以形成中华人文气息的意境,将承载有中国文化符号的装饰材料,如丝绸、墙布、雕刻、绘画、书法等,单单以质量或数量堆砌,并不能完美展现中国室内装饰艺术的神采风韵。只有将中国艺术元素、中国文化符号、中国装饰材料结合中国哲学观念来构建室内空间,并按中国人的文化认知标准和生活起居习惯布置厅堂房间,方能准确完美地获得“中国风尚”的审美享受。

再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小木作门窗装饰、彩绘及陈设品的组合方式与圣彼得堡近郊奥拉宁包姆的“中国宫”作些简略的对比:

1)传统的中国宫室或民居房间装饰除了对门窗有雕刻装饰、房梁和望板有彩绘以外,墙面主要采用白色或单色,以增加室内反光度,极少见俄罗斯的“中国房间”用编织布料整墙满贴装饰的案例。在中国选用绸缎布料作满贴装饰只常见于室内隔断、屏风之类使用^[7]。

2)中国传统绘画形式除了在寺庙建筑里作墙面壁画以外,在宫廷、起居室里很少有如同奥拉宁包姆的“中国宫”那样作壁画的,中国人通常是将绘画、书法作品做成立轴或横幅贴墙悬挂在房间显要的墙面上,如室内后檐墙或扇面墙,称“中堂”,偶亦见有悬于山墙的。特别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网

是中国书法作品,是经文人雅士将单个文字符号组合并撰写成中国化的诗、词、楹联等章法文体,书法作品也与中国画作品一样,其基本的功能应传情达意,通常表述业主的理念、人生观、情趣爱好等;文字组合成章后形成配套的楹联与横批,或匾额形式装饰房间,通常的习惯是把楹联置于门两边或立柱上,与楹联相对应的横批或独立的匾额置于门楣上方,形成特殊的依附于建筑的文化品类。也还有将书法作品设计到屏风、隔断上的。但鲜有像奥拉宁包姆的“中国宫”那样把汉字单独书写,书写、篆刻在墙面或地上的情形。

3)在采光方面,中国居室的正房至少三间,明间(当心间)与两次间。正厅往往是“明间”,或独立于正房之前的厅堂。明间两边是次间、稍间或耳房。正房前面院子两侧是“厢房”。一般明间用门,次间用窗,窗下有槛墙。正厅多采用开敞的多扇落地大门和小格栅大窗户采光,耳房多以坎墙上大面积的支摘窗采光,或用窗户纸、窗帘遮挡。而在俄罗斯的中国主题建筑中,却几乎见不到这种正房、厢房构成院落集合的中式建筑,也没有设计用开敞的多扇落地大门或以窗纸遮挡棂格的窗户采光。

4)从室内陈设布局方面看,在中国,普遍的情形是厅堂与其他房间有着不同的陈设基调。厅堂布局均以建筑中轴线对称的形式联系厅堂通道,门窗分布使厅堂处于人员的活动中心。厅堂陈设普遍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将主要家具设施摆放在正中,而环绕正中的地面与空间作为活动区域空间;另一种是主要家具设施紧靠正中主墙放置,而辅助性家具陈设两边靠墙放置,将厅堂正中以家具陈设围合出来的空间作为家居主要活动场所。或者将两种方式兼而有之合并使用。中式厅堂陈设方式显示出的文化特征是“中正”,空间氛围是“宽敞”,感官印象是“明亮”,不仅传达出中国传统的审美要求,还折射出中国儒家哲学思想及道德追求。放置在厅堂内的家具主要桌、椅、案、几等,并含有一定的制式规范和等级标准。厅堂梁与望板多有装饰,而在地面反而少有地毯或装饰。墙面悬挂物多为中国书法、绘画和木制牌、匾等。室内虚空间分割主要通过装饰隔断、艺术屏风、布幔垂帘等物件来完成。其余两侧的室内布局方式基本上情调特征是自然、雅致、隐秘、幽静,具体布局形式则随使用者意愿习惯呈多样状态^[7]。而其他房间里陈设家具制式的种类则依照主人实际需求和爱好,相对比较自由的摆放^[7]。

在中国,除大件瓷器花瓶或雕塑外,陈设品通常摆放在专设的“博古架”上陈列,也少有像奥拉宁包姆的“中国宫”那样席地置放展示。欧洲人曾流行将中国瓷器立置于壁炉或悬于墙面的作法,后来成为“巴洛克”

http://qks.cqu.edu.cn

风格的母题。

5)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时代的欧洲建筑是墙承重体系,各室之间被墙体隔断;而中国是木构框架体系,各室之间隔而不断,正如西方现代框架体系建筑形成之后的“流动空间”。

由以上几点可以出,欧洲及俄罗斯一时流行“中国风”,他们的中国知识,很多是从瓷器上的绘画中得到的。两百年前俄罗斯建筑的“中国热”更多是当时俄罗斯人对中国文化与中国建筑形象的一些想像与推断,这种想像与推断并没有建立在对中国建筑文化详实深入体察与了解的基础之上,因而缺乏对中华建筑艺术的完整理解。关于这一点,在中国也有相似的情形出现,在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的一些建筑师和业主也相继仿建了不少带有俄罗斯及前苏联时期特色的建筑,但这类建筑在装饰特色上,同样也只具俄罗斯风格之一、二,而不能包容深厚的俄罗斯传统文化内涵与艺术精神。

4 结论

任何事物存在都有其合理性、规律性。比如形成不同的哲学思想,树立各异的人文观念,俗成繁多的生活习惯,以至于千百年来,在人类生存空间中构筑起与这些思想、宗教、文化、习俗等相适应的建筑景观,无疑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国家的人们,在其各自的发展历程中必然会面临他方社会形态及文化艺术的相互影响与传播。然而某种哲学思想、文化观念、社会形态的被模仿甚至复制都不可能“克隆”式的,这些被借鉴的具有多层面的外来文化内容和丰厚艺术形式,不可避免的会在传播及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过程中与本土思想文化融合,通常情形是这些外来文化会相应被弱化、衰减、演变,甚至异化(即思想的异化、形式的演变、作用力的衰减或弱化等等)。

中国先秦哲学思想在18世纪被以伏尔泰、狄德罗、卢梭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哲学家奉为“上帝的赐物”而倍加推崇,中国文化艺术在那时的欧洲及俄罗斯受到广泛追捧。毋庸置疑,伴随着五千年中华古老文明历史进程发展而来的中国建筑艺术,也成为了18世纪主流艺术风尚,这一状况应该被认为是历史必然。而中式建筑及其装饰风格在欧洲及俄罗斯的仿造过程中,由于受文化理念的差异、宗教信仰的区别、生活习惯的异趣及自然生存环境的不同等等因素的影响,在18世纪俄罗斯所谓的中国风格建筑并不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建筑观念和形式,更没有沿用中国建筑材料、结构关系法则。这些建筑其实是仅含有一些中国元素、吸收了中国建筑的某些形象特点,更适合俄罗斯人

欣赏习惯、生活规律及使用功能需求的“中国品味”建筑。事实上在最近几年,由于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关系的加强,双边文化交流活动的更加深入频繁,特别是持续两年的“中俄国家年”文化活动,使双方文化艺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这一课题便具有了特别的意义。此外,对圣彼得堡及其郊区范围内庄园的修复工作要求进行严肃的科学考察,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审视俄罗斯建筑中的“中国风格”主题。考察分析18世纪俄罗斯“中国风”的时代特征,目的是避免完全按照中国传统建筑观念和形式,沿用中国式建筑材料结构关系法则,改造这些历史建筑。修复工作一定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从更适合俄罗斯人欣赏习惯、生活规律及使用功能需求的立场出发,去研究这些“中国主题”建筑,保护、恢复其历史原貌,使修复工作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尽可能还原18世纪俄罗斯中国主题建筑的“中国情调”。用科学的态度对比研究中国艺术形式对18世纪俄罗斯建筑艺术和实用装饰艺术的影响,以巩固和扩大中俄两国文化合作多方面、多层次的友好联系。

参考文献:

- [1] 吴奕芳. 俄罗斯艺术里的中国风尚[J]. 吉林艺术学院学报, 1999(4):54-55.
- [2] 李明滨. 中俄文化交流三百年[C]. 跨文化对话第20辑, 2007.
- [3] 陈建华. 奇异的国度:俄罗斯文学先驱者的东方想象[J]. 俄罗斯研究, 2001(1):67-74.
- [4] 贝文力. 俄苏艺术中的中国情调[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999, (4):55-58.
- [5] 冯钟平. 中国园林建筑[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8.
- [6] 刘致平. 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0.
- [7] 陈授祥, 沙颖. 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一起居. 陈设卷[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3.
- [8] ШВИДКОВСКИЙ Д. О. Восточные стили в архитектуре русского классицизма //Русский классицизм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VIII — 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IX века[M]. М. Изобразитель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 1994.
- [9] ПЕМРОВ А. Г. Пушкин. дворцы и парки[M]. Л., 1977.
- [10] ТЫДМАН Л. В. Изба. Дом. Дворец. Жилой интерьер России с 1700 по 1840-е гг [M]. М. Прогресс-Традиция, 2000.
- [11] ИКОННИКОВ А. В. Китайский театр и китайщина в Царском Селе [M]. М. Изобразитель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 1931.

(编辑 陈蓉)